

老伴

头发越来越白之后,在台北坐地铁时,经常有人让座。第一次碰上,我还真是大吃一惊,那人看起来明明比我老呀!那天我才明白,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以为自己还年轻,包括我在内。

说到老,就不得不提我的老伴袁瑶瑶。

40 年前,我在服兵役时认识了她。当时我 20 岁,她 16 岁。后来我们结了婚,定居台北,我在杂志社担任摄影编辑,她在贸易公司上班。两人开始有了摩擦,因为她白天忙得要命,晚上还得帮我翻译英文原版摄影书籍。对她而言,这是相当枯燥的劳务,但是,我太想吸收知识了。幸好她个性温顺,再大的不愉快,睡上一觉就能忘个精光。

那是老伴为我所做的一大堆事的开端。令我影响到整个华人摄影界的两本书《当代摄影大师》和《当代摄影新锐》,都是通过她帮我读书,而累积知识写出来的文章。后来,因为我要到法国办展览,她开始学法文。也因为如此,我才有办法在见到法国土鲁斯水之堡摄影艺廊创办人、摄影大师尚·杜杰德时,与这位我生命中的贵人产生灵魂的共鸣共振。这个因缘促使我办了中英文对照的《摄影家》杂志。

办杂志的那段时间,是我俩结合得最紧密的时候。因为她的外语能力,我们得以周游列国邀稿采访。摄影让我们的生活丰盈,眼界开了,心胸阔了,朋友也多了。让我觉得最可喜的就是,经常我还没开口,太太就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了。她与我水乳交融,仿佛是另一个我,却又同时弥补了我的不足。

头几年还好,她心甘情愿地当我的助手,渐渐地,她开始喜欢提意见,到后来甚至批评起我来。这种情形发生在大约 10 年前。她开始有了自觉、自我意识之后,尤其明显。文章写着写着,两人就会吵起来,经常写不下去。我试着在每次摩擦后调整自己,渐渐学会了不要在意很多事。老伴比较单纯,总是那句话“没啥好计较的”,很快就能雨过天晴。问题是,她忘得快,也不能吸



取教训,过一阵子又开始给我找麻烦了。

换个角度想,文章写了几十年,我听到的多是赞美,少有批评声,身边这位批评家的言论没法不听,又不能把她赶走,只好对她个“阮评家”,意思就是:专门批评阮义忠的专家。

我并不是修养特别好,只是深知,跟她动肝火,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。多年来,我体悟了一件事:夫妻愈是亲密,就愈经不起吵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想讲的话先吞下去,伺机再沟通。

老伴顺从我大半辈子,很会烧菜,又是我事业上的好帮手,最大的毛病就是向来比我晚起,又不喜欢做家务。非常爱干净的我,在家时,只有按着自己的节拍每天四五点起床打扫屋子。

有一天,老伴问我:“为什么每天都要打扫得那么仔细?别人根本看不出差别。”我说:“我不是为了别人,而是为自己打扫。”

天下没有不努力就能完美的婚姻,唇齿相依也会不小心咬到。两个有缺点的人,磨合得好,就会变成完美的结合,磨合得不好,无论谁是玉、谁是石,下场就是俱焚。能互称一声老伴,其实就是两个永不放弃对方的人,共同寻找着在每个阶段结合的方式。我和袁瑶瑶正是如此。

(阮义忠)

阮义忠,台湾当代著名摄影家。

诗文书画

将心比心

老夫老妻

夸夸我的老伴耿金英

■贾国正



我今年 59 岁,年轻时有次扛粮包时砸伤了身体,落下终身残疾,丧失了劳动能力。多年来,妻子精心地照顾着我,无怨无悔,任劳任怨,我打心眼儿里感激她!

妻子叫耿金英,身材普通,长得胖乎乎的,是干农活的“好料儿”,庄稼活儿样样拿手,家里家外她都照顾得很周到。自从我身体残疾后,妻子每天对我笑脸相迎,常劝我想开点儿、勤锻炼。她常说:“每次干活儿回来,见你在家我就喜欢,多热闹呀!”说得我心里暖洋洋的。

俺两口膝下有一子,今年已经 31 岁了,患有精神病,是幼年时发高烧留下的后遗症。妻子没少为他操心,常带他去医院看,但不见好转,我们总是哄着、爱护着儿子。妻子总劝我:“不要难过,咱尽力养活他。”

我的老母亲也已百岁,生活不能自理,全靠妻子悉心照顾着。由于妻子照顾得好,母亲过得很开心快乐。父亲临终前曾安排:“我走了,你们要照顾好你妈,她过去没少吃苦受罪,多让她享点福。”妻子没有辜负老人家的期望,精心伺候婆婆。母亲总说:“多亏有好媳妇,我才有好生活。”

乡政府领导特别照顾俺,乡党委书记帮俺全家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,还帮俺家申请了危房改造资金。整修房屋时,妻子跑着买水泥、运沙子,还要给修房的师傅做饭,劳累得很,我心疼得直掉眼泪。在大家的帮助和妻子的辛苦劳作下,房屋修好了,干净整洁,全家人住在里面很舒服,我家的住房梦实现了。

家中收入有限,每月计划着开支,面粉是自己劳动所得,青菜也是自家种的,生活平静而俭朴。吃饭时,妻子总是让母亲和儿子多吃有营养的,她自己却喝白开水。每次赶集回来,她见了邻居家的小孩,总是把黄瓜、西红柿分给他们吃,到家时已所剩无几了。邻居们常给我讲起妻子做的这些事,我也知道妻子的为人,她是个难得的好女人,能娶到她,是我的福气。

少年莫笑老年衰

一天,小外孙问我:“姥姥,您这几天怎么老是唉声叹气的?”我先是愣了片刻,忽然明白了孩子为什么这么问我。于是,我跟他说:“姥姥老了,气力不足了,胸口有时憋得慌,长出一口气就舒服一些。”他说:“哦,那就让我妈带您去医院看看吧。”

孩子这一问,使我想起自己年轻时放假回家,有时听到母亲长吁短叹。娘儿俩睡在一铺炕上,半夜听母亲翻身时“哎哟哎哟”的,我就不理解,甚至表现出厌烦的态度,母亲只是无可奈何地“唉”一声,并没有责怪我。如今,自己老了,也添了许多毛病,经常不由自主地唉声叹气,晚上躺在床上胳膊腿酸疼也会“哎呀”一声,这才体会到人到老年身体自然衰退,精气神儿不足,发出点儿声音是一种解压的反应,不是有意无病呻吟。真悔恨自己那时没有很好地重视母亲的健康状况,母亲 66 岁就离开我们了。母亲为我们操劳一生,我们却没有照顾好母亲的晚年,悔之晚矣!

今天的麦苗是鲜绿的,明天就会变成金黄,后天就进了打麦场。谁都会慢慢变老,老人的今天就是年轻人的明天。老人说话啰嗦,耳聋眼花,丢三落四,反应迟钝,甚至还有口臭等毛病,这都是老之所至,年轻人应该谅解而不要厌烦甚至嫌弃老年人。关爱老年人是美德,更是责任。孝敬父母要及时,尤其要关注父母的健康状况,等到父母不在了,后悔就迟了。

(石庄)

■李梅兰书法作品

